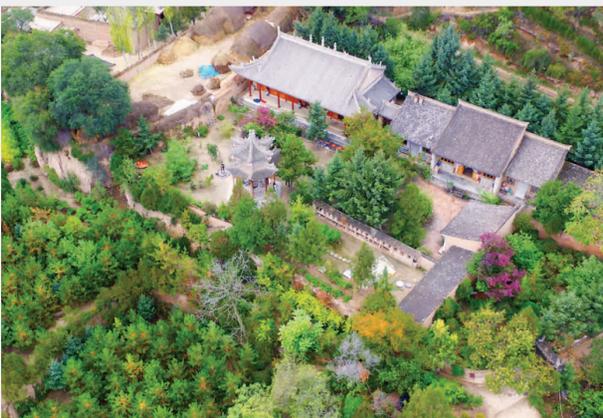




许志刚、许志强两兄弟让昔日的荒山坡上350多亩绿装。



两兄弟的家被青翠包围。



许志刚在作画。

本报记者赵征南 摄

刚强兄弟：48载变黄土为“绿野”

本报记者 赵征南 通讯员 南志明

今天，是我国第39个植树节。本报记者走进甘肃定西通渭县，为您讲述“刚强兄弟”的绿色梦想。

对于西北内陆的千山万岭而言，绿色是奢侈的。可就是在被黄土高山包围的小村庄，一路的苍黄色突然被满眼苍翠代替，让黄土多了一片迷人的色彩。

许志刚和许志强，这对70岁的双胞胎兄弟，在48年的时间里，坚守家园，吃够了“黄色”的苦，也种下了“绿色”的幸福。面对难以想象的困难，他们以苦为乐，筑土填壑，节衣缩食，让昔日的荒山坡上350多亩绿装。

秦长城边上，又筑起了一座绿色新长城。

更为难得的是，从未上过学的两兄弟，对中华传统文化却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。他们坚守着爷爷辈传下来的根雕、字画、木结构建筑等传统，给整个村庄增添了诗意图园的气息。



许志刚、许志强两兄弟劳作完回家。

(除署名外，均陈斌 摄)

悬崖边种出“树坚强”

一直以来，愚公精神、长征精神，以及当代人“领导苦抓、社会苦帮、群众苦干”的“三苦精神”，在定西交相辉映。

这里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，甚至有“苦瘠甲于天下”的说法。“十年九旱并不夸张。年降水量为蒸发量的4—5倍，一年下的雨还没有东南沿海台风天一天下的雨多。春旱、伏旱、秋旱、冬旱，连绵不绝。过去在农村，旱天里饮用水都保证了，即便有水，洗脸、洗菜水也都会留给牲口，很多人舍不得用水洗个痛快澡。”通渭县林业局局长办公室主任张强工程师说。

当年，著名作家张恨水来到定西，对此处的萧条深感“头痛”：“公路就在这不高的山岗子上。这山岗，土人叫梁子，没有一棵树，没有一滴水，自然，没有一户人家……山梁又永远像蛟龙似的浑圆、漫长，没有一点曲折的风景。”

当记者坐上行走在这黄土高坡的车，也切实体会到了这漫长的单调。一圈又一圈苍黄色山梁，不知何时才是个尽头。

“刚强兄弟”的家，在榜罗镇张川村许堡社。

从通渭县城出发，沿着盘山路，向西南行驶90分钟，便来到许堡社村口的山梁上。此时，突然会有一种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感觉。只见满沟满壑尽是密密麻麻的绿树，散发出蓬勃生机，与周围山峦的荒凉萧索形成巨大的反差。

遇见许志强，是在沟谷的悬崖边。他正拿着铁锹，在黄土坡的边缘挖出一道2尺深的土坑，留待春天来临后栽种植树苗。

对于普通人而言，没有路的路，超过40度的土坡，脚下不断滚落的土块，光是从山梁上下来走到悬崖边都要不小的勇气。而许志强和他的哥哥，走起来健步如飞，和40多年前相比也不相上下。“农民的腿脚是更刚强的。”许志强说。

看到有人前来拜访，许志强连忙停下手上的活，走过来拉起记者的手，非常热情。老人体态瘦削，身上沾满了泥灰，那双布满老茧、黝黑而又泛些灰白的手，仿佛诉说着这年的辛劳。

在悬崖边种树，可不是一个轻松活儿，稍有不慎，或者说脚下的黄土松动，就可能掉下山崖。可许志强却说，他必须要冒这个风险。“水土总是从最边上先开始蚀的，悬崖边种树有利于保持水土。若边上的土没有固定，时间久了，里面的土也保不住，树也就白种了。所以，不仅要种，更要保证悬崖树木的成活，即便永远也长不大，也能让树根把泥土串住。一定要水平向外放置而非垂直放置，竖着放活不了。”他说，“为了种树，我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。再说，悬崖边站久了，身体控制得已十分稳定。一点都不害怕。前些年，我还

用绳子吊着下到半崖上栽树。”

其实，这两天的许志强相对而言是较为空闲的。春秋两季要栽种，夏天要除草，冬季里主要做些林间管理，挖坑抽水，为来年做准备。如今还是早春。

山脚下，一条小溪穿流其中。如今的河面还结着冰，但河底已经消融。历史上，这是一条季节性的内流河，除了夏天的几个月，基本上处于干涸状态。兄弟俩不想让溪水白白流走，就用枯树枝、沙土和装满土的尼龙袋子在小溪中设置四道拦水坝，拦截成几个小水凼，再接上200多米的水管，抽水浇树。但是水量不大，很浅，抽不了几分钟。

可这几年，两位老人突然欣喜地发现，尽管降水依旧稀少，可水池的水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深了，岸边也长出了大量的芦苇。许志强的妻子陈转荣甚至怀疑，是不是老天看到了丈夫的辛苦，将溪水赏赐给他。

常自强则从专业角度分析了溪水变多的原因。“树多了之后，对水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，一是树根涵养水分，二是改变了山谷的小气候，局部变得阴凉湿润，降低了蒸发量。”他说，“是树，造就了天旱地不旱的情景。”

“树苗怎能霸占地？”

挖完树坑，已过正午，许志强扛起铁锹，回家休息。路上，正巧遇上了哥哥许志刚出门找他商量移栽油松树苗的事宜。

对许志刚而言，种树是被弟弟带动起来的习惯，但热情却没有差异。他的左手食指和中指以前在侧倒草的时候被割断，却也坚持种树。兄弟俩风里来雨里去，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，同样铸就了饱经风霜的面庞。不过，一问许志刚种树的问题，他还是立马退到弟弟身后，让弟弟出面回答，他甘当一名“志愿者”。

向着绿色的最深处行进，很快走到了弟弟的家门口，许志强将此起名叫“丹枫园”。在雕花的木质门厅，门楣上“全国绿色小康户”的牌子熠熠闪光。入门，一条干净的砖铺小甬道两边，两排共27棵松树苍然挺立，精神抖擞。头顶上空，野鸽子的嬉戏声则增添了更多的活力。再向前，穿过矮墙的月亮门，由甬道进入院子后视线豁然开朗，近处，木结构的正厅和凉亭精致气派；远处，放眼面对面的山崖望去，尽是养眼的松柏绿色。

老人没学过土木工程知识，却亲自设计出木结构的建筑。他觉得，只有中国传统天然一体。

兄弟俩一直走到了卧室才停下，相对喝上一壶浓郁的罐罐茶，坐在火炕上聊。与其说罐罐茶是当地的一种饮食，还不如说是一种文化。代表的是一种“慢生活”的方式，在生活节奏越来越

快的今天，许堡社的老人大都保留着这一习俗，“煮罐罐茶”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煮罐罐茶是个慢活，也是个细活，兄弟俩一个点火盆，一个使劲吹气，待火苗升起，再将茶叶、红枣、桂圆放置在黑色的小罐中，加入半罐冷水在火盆上熬煮。几分钟之后，将煮沸的茶水倒入茶杯，每次只有一小口。茶叶仍留在罐中，继续添水再煮。每天干活前，兄弟俩几乎都要喝上几口，用他们的话说，“喝上一杯茶，我是皇帝爷”。与焦躁的年轻人相比，老人或许根本就不在意茶的味道，渴或者不渴，享受的却是等待茶沸的过程。

记者请兄弟俩谈谈种树的经历，哥哥依旧谦让，最终还是等许志强放下手中的烤馒头条，侃侃而谈。

兄弟俩和爷爷的感情特别深。爷爷也是一辈子的农民，没念过书，却是根雕、书画样样精通。“不过，爷爷最大的爱好还是种树。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，我们俩还是孩子，就跟着爷爷，看着他种树。在山上，吃着自家种的梨，望着天空中飞翔的老鹰，那种生活状态下，心情特别舒畅。”许志强说，“爷爷告诉我们，树的一身都是宝，除了美味的果实，树叶可以遮阳，细树枝可以当柴火，粗的可以盖房子，更重要的是，树根可以固定住那些人们赖以生存的黄土。”

可时间一长，人们在利用“宝”的同时，却忘了给它休养生息的空间。常自强说，唐朝以前，通渭一带还有茂密的原始森林，是重要的林场。随着气候的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加剧，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。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，迫于人口的压力，除了砍树盖房外，人们也开始退林种田，仅剩的一些绿色也被消除殆尽，森林覆盖率最低时不到5%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砍树的后果越来越凸显，当地人吃尽了黄土的苦。“房前屋后到处是深沟大窟窿，伴随着交替而来的风蚀和水蚀，土崖一次次塌陷，窟窿越冲越大。不下雨时，饮水困难，遍地黄沙，吹得人灰头土脸；一下大雨就出现泥石流，山水就卷着厚重的黄土冲进院子，烂泥常常埋没了膝盖。如此一来，总有一天，要不村子被山上的黄土漫过，要不就是脚下的黄土塌陷，整个村庄被冲走。”许志强说，“1969年的盛夏，村里有人掉下窟窿，差点没命。”

于是，他拿起了爷爷曾经手握的“家伙”，走进大山。这一次，他不是为吃了果子，为了盖房子，而为拯救自己的家园。

不过，在那个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，种树是不被待见的。尽管他尽量选择荒山中种树，但还是被所在榜罗公社批评。“我被批评过两次，说我是霸占地种的坏人。”许志强说，“其实很多村民也理解我是对的，但不敢公开支持我，只能私下里鼓励我，还跟我说哪

儿可以搞到树苗。”

批评声面前，许志强选择了坚持，时间久了，便换来了大家的默许。

甘陇黄土地竟种活了芒果

最初，因为穷，一年也只能种十几棵，其中大多不适应干旱的气候死去。这让他极为痛心，饭都吃不下去。

许志刚见状，为了让弟弟提起精神，主要和弟弟一起分析原因，陪着弟弟一起种树。

“我们总结下来，还是蛮力用得太多，脑筋动得少。天天浇水不行，根会腐烂，半个月浇一次还差不多；坑不能挖得太深，否则树根离阳光太远，太阴冷。”经过改进，在兄弟俩的努力下，成活率有了明显提升。

他们喜欢种松柏，不仅因为更适合当地的气候，更因为他们牢记爷爷的话，“做人就要像松柏那样正直、刚强”。

改革开放后，包产到户，再也没人拦着兄弟俩改造荒山。兄弟俩一狠心，把10亩良田换成30亩荒坡。他们为了弄到更多地树苗，就挑着担子，远赴近百公里之外的集体林场，购买树苗。“一个来回要花上两天三夜。路上饿了就吃点干馍馍，渴了就趴在地上舔舔口水，累了就在路边蜷缩着打个盹，白天黑夜皆是如此。”许志强说，“好在，哥哥一直陪着我受苦，给了我很大的信心。再说有多苦，早已忘掉，只记得山头上的绿树，是我们一担一担挑回来的，想想就幸福。”

“我们俩兄弟有个动力，就是外国人说的那句话，‘定西是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’。我们就不信了，一定要证明给外国人看，在勤劳的中国，没有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道理。”聊了半个多小时，许志刚终于接过了话茬。

兄弟俩很努力，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来种树，他们从未在路上过一次宿子。尽管如此，树苗的成活率仍只有五成。

怎么回事？此时的许志强已不再急躁，冷静地分析道，或许是树苗在长途跋涉中被风干了水分。于是，他决定在自家山坡下坡缓的地方垫几道旱梯田，自己育苗。如今，在家园的“林海”中，不仅长满了云杉、油松、龙柏、雪松这些北方常见树种，就连很多甘肃人没见过的棕榈、芒果，也在此安家落户。

问许志强这些年在种树上一共花了多少钱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但他还是谈到了家庭的压力，并肯定了家人对自己的支持。“这么多年，为了栽树，拖累了家里人，让妻儿跟着我累死累活，心里愧得很。”他说。

“刚包产到户那会最辛苦，我想扩大栽种面积，可钱不够。那时的树苗一根要卖3块钱，相当于10斤面的价格。”许志强盯上了妻子陈转荣养殖的牲口，这可是一家的全部收入来源。万事开头难，妻子最开始极不情愿地警告他：“别人没种树不也活得好好的？种的树不能吃、不能喝，很多还种不活，你种它干嘛？别把家里辛辛苦省下来的都撒进荒山丑里了。”

可许志强还是偷偷地打着种树的算盘，多的少的，一有机会就“陪渡陈仓”。30多年前，家里养的马下了一个小马驹，卖了700元，许志强就瞒着妻子说是存了银行，实际上全部买成了树苗，那可是两千多斤面的价钱；妻子让他抓只鸡卖了，买些针头线脑、油盐酱醋，可他用来养鸡的8元钱全买了树苗。

让许志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，家里养的猪下了10个猪崽，卖了之后，他全买了树苗。“当时为了贪便宜，就跑到林场买，而是从林场边上的招摇着树苗的小贩手中分批购得，价钱不到林场的1/3。”他说，“那次，老婆觉得挺划算，也没说什么。可半年后，我发现没有一棵树苗成活。估计是小贩不懂栽种，直接翻进林场，把老树上的树枝拔断给我。这可把老婆气坏了，跟我说‘早就告诉你便宜没好货，你以后再买树苗就别过了’。我听后没理她，男人跟老婆子干嘛？”许志强颇有男子主义地说。

“你敢不理她？你敢吗？”对弟弟家事门清的许志刚在一旁打趣道。

“哎，哄还是要哄一下的。就是那几天把农活全包了，安心在家陪着地，边干活边哄她。等她消气了，我再去买树苗。”许志强乐了起来。

陈转荣是位淳朴的农村妇女，尽管丈夫多年也没给他买过一件新衣裳，她心里知道，丈夫种树种得对。“我不让他种树只是吓唬他，我了解他的脾气，做事就要坚持做到底。而且，对孩子们来说，只有种树才能帮他们守护好未来的家园。”她说。

如今，妻子、儿媳，都成了许志强种树的好帮手。许志强栽树苗，妻子和儿媳就从小溪里一担担挑水浇树，农活、养殖也尽量由两个女人承担。许志强远在新疆打工的儿子只要回家，就把家里的所有活一人承包。

山区农民也有了文艺范儿

休息好了，兄弟俩硬要拉着记者去他们的“创作室”看看。这个绿色家园，光是充满创意的传统木结构建筑外表就让人钦佩不已，没想到建筑内部的“宝藏”更让人惊叹：面前的两兄弟，还是印象中的

山区农民吗？

在许志强家的厅堂，迎面挂在墙上的是几幅工笔牡丹，有的含苞有的绽放，华贵又大气。周边的几幅书法临摹作品，也让人难以相信，这出自一位没上过学的农民之手。“通渭是‘中国书画艺术之乡’，每户人家的中堂都挂有字画，我也想做一个有思想的人。虽然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，但是觉得中国字好看，一定要写下来。”许志强说。

在字画的前方，放着一排古意盎然的“玄关架”，上面摆满了老人制作的根雕。许志强喜欢动物，他的创作题材也大多以自然界的动物为主，“大鹏展翅”“金猴献瑞”“凤凰齐飞”，活灵活现。他还特别展示了刚制作好的“山高水长情意深”：山顶的上空有飞鸟，瀑布飞流而下，一头小鹿在山脚下休息，有山有水有鸟有鹿，栩栩如生。

而许志刚的创作区则分成了两块：一块是他的卧室，床头的墙上贴满了水墨画，画桌则在屋子的另一头；一块是他的根雕室，摆满了人物题材的根雕。“二郎神”“王宝钏”“送夫探亲”等，中国传统故事中的的人物形象在这里琳琅满目。

许志刚告诉记者，平时为了种树，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，一干就是一天。但只要到了晚上，无论多累，他一定会走进根雕室，坐在椅子上拿起刻刀，边刻边想，在根雕上实现自己构思的人物形象。

即便头发已经泛白，但两位老人还没有停下来的打算。“有人问过我，我这辈子有没有放弃种树的念头，我跟他们说，从来没有，永不放弃。”许志强说。“停下来闲着，那是最痛苦的事情。”许志刚说。

当地人称他们是“改造山河新愚公，建设家园大功臣”，定西市委书记和市林业局局长专门来到他们家，表彰他们，号召定西人向他们学习。今年年初，兄弟俩获评“CCTV 2016年度三农人物”，去北京领奖。期间，有人建议功勋卓著的老人放下铁锹去城市享福。可哥俩的观点是一致的：“去城市享福？福从何来？在我的家园里劳动、种树才是最大的幸福。”

两位老人也向记者讲述了心中的愿望，“就算我和我的后人倾尽全力，我们也最多只能将房前的山头种绿。可再远的山头呢？黄土高坡有这么多个山头，一定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才行啊。”许志刚说。

对此，常自强明确表示，林业部门会努力让老人的梦想成真。近年来，随着国家和地方的三北防护林、退耕还林、天然林保护等工程的相继启动，通渭的绿色意识已有了明显的提高，全民植树已进入了落实阶段，18岁以上的居民都要在房前屋后自觉植树。“春天最适合植树，其中的每一天都是植树节。”他说，“除了政策和意识方面的利好，这些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人口降低，人类活动减少，在很大程度上助力森林植被的恢复。”

但造林规模的扩大也面临一些问题。生态的恢复却是一个更难的课题。比如，目前，通渭山区的野兔、野兔数量太多，对植被、水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。这其中，植被好了是一个原因，更主要的在于食物链并未随着植被的恢复而恢复，狼、老鹰依旧没有回归，蛇的数量增长也有限，这些食物链顶端的动物由于对环境要求更高，恢复也更为不易。因此，整个生态的恢复可能需要比植树还多的耐心和努力。

目前，对于像“刚强兄弟”这样的植树模范，通渭县林业部门已经出台相关激励和扶持计划。“一方面，我们会为他们提供一些适合当地的乡土树种，并免费提供相关技术，继续生态林的恢复；另一方面，我们要引导他们种比如核桃之类经济林树种，发展林果产业和乡村旅游，结合地方文化特色，将文化生态旅游发展起来，带动他们脱贫致富。”常自强说。